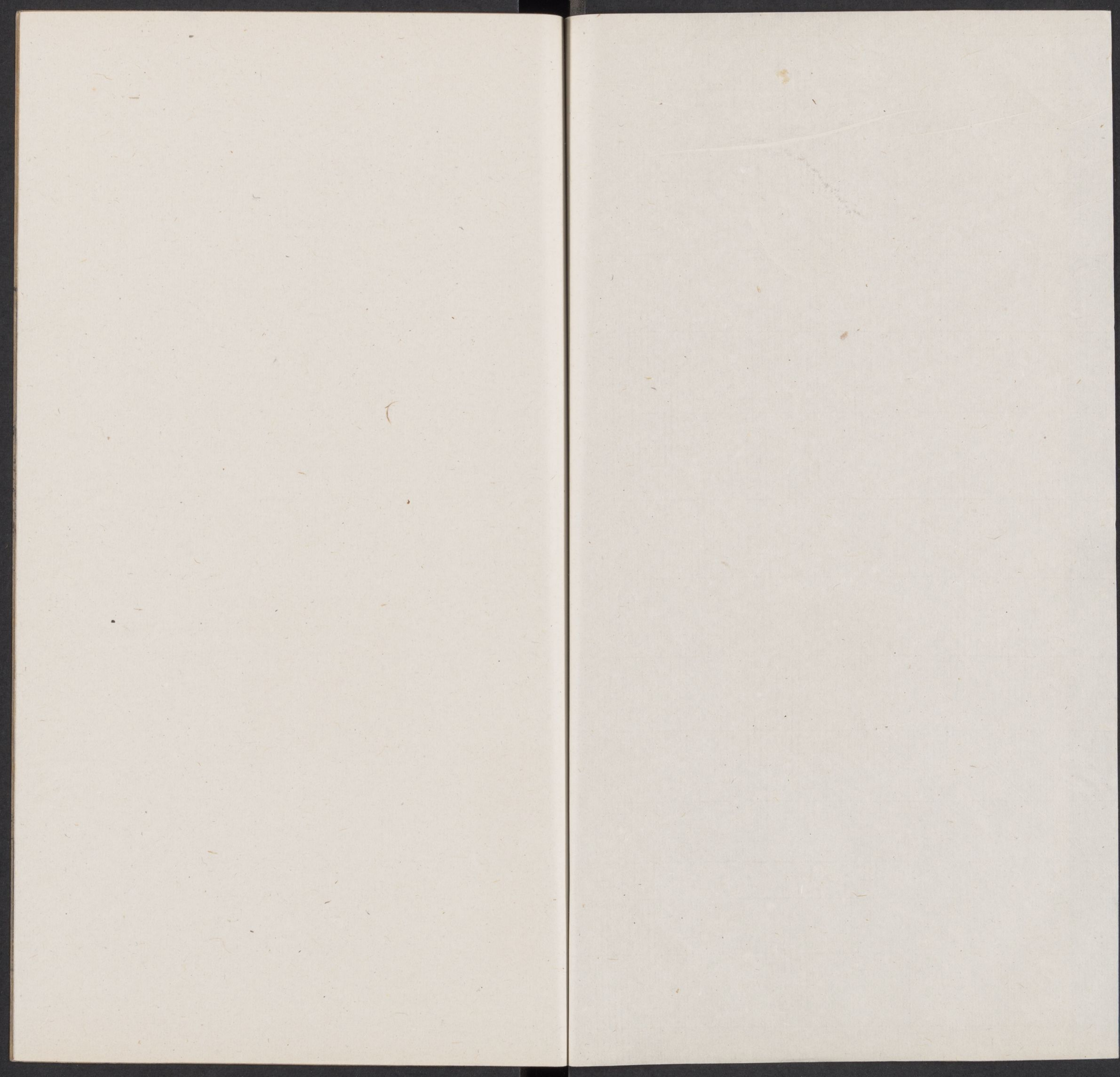


11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3 1988

T 5720/4298





明紀彈詞註

明紀彈詞卷之下

肅皇帝弟承兄龍飛嘉靖

憲宗長子孝宗次興獻王祐杭國安陸府生帝於興  
 邸時年十五武宗無子遺詔曰朕負先帝付託儲嗣  
 未建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熹賢明仁孝倫序當  
 立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於是遣梁儲等奉  
 金符至安陸帝入京即位改元嘉靖是為世宗肅皇  
 帝有天台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  
 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迴文體又有  
 請建世室監生汪淵擢上林苑右監丞進世廟頌京  
 師人語曰兩淵有兩口口闊大  
 如斗笑殺張羅峰引出一羣狗

崇祀禮主濮議嗣統紛爭

帝即位後即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  
 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  
 王事授之曰此篇為據澄會公卿六十餘人上議漢  
 成帝立定陶王為嗣以楚王孫後定陶今上宜以益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單詞註卷十一

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  
為考稱興獻王為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  
議廷和等復上言程頤濶議最為得禮不聽觀政進  
士張璪上大禮疏曰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  
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預立為嗣育之宮中  
是明為人後也今遺詔迎上入繼大統倫序當立非  
為孝宗後也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謂皇上為繼  
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絕其  
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母以子貴  
尊與父同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帝遣司禮  
監持疏送內閣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帝手  
敕曰朕罔極無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  
廷和封還手敕於是科道疏論璪建議之偏乞將璪  
戒論不聽璪乃復為或問一帙辨析統嗣之具賈至  
左順門上之是時前後章奏惟張璪霍韜熊浹桂萼  
席書方獻夫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  
如部議 張璪字秉用以名與御諱同音賜  
名字敬永嘉人霍韜字渭崖謚文敏南海人

### 考獻帝皇獻帝疑絕孝後

不稱宗不入廟不悖尊親

楊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敕稱皇太后懿旨本生父  
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帝從之尋以婚禮將  
行興獻帝后宜加與皇號廷和及禮部科道皆上言  
加稱非是會清寧宮小室災廷和言火迫清寧後殿  
豈興獻帝后加稱神靈或有未協帝心動乃從廷和  
議稱孝宗為皇考興獻后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  
加矣都御史席書具疏謂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別立  
廟於大內每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禮則尊尊親親  
並行不悖吏部員外方獻夫亦疏言陛下之繼二宗  
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具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  
興獻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  
未嘗在位也宜稱孝宗為皇伯稱興獻曰皇考別立  
廟祀之二疏中沮未果上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言  
大禮並獻席書獻夫議草疏與席方同帝曰此關係  
天理綱常於是廷和罷科道張璪等六十三人力爭  
俱奪俸乃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母為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降中旨以書為禮部尚書復以  
萼璪為翰林學士獻夫為侍讀學士谷應泰曰考興  
獻疑於無孝宗皇興獻疑於躋武宗憑几彌留奉迓  
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召興獻而亂其統此  
舉朝所以沸騰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  
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殊不入廟

則地不偏不稱宗則名不嫌曲體罔極之私情無礙  
朝廷之大統乃世宗尊為天子必欲使之不至其父  
與獻為天子父必欲與之共臣其子此則議禮諸臣  
之過也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謚文襄獻夫字叔賢  
南海人謚文襄桂萼謚  
文襄字子實安仁人

### 哭震闕爭本生怒興大獄

時稱孝宗為皇考興獻帝為本生皇考大禮已定  
萼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本生二字出禮官之  
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親之辭不知禮官正以此為  
外之之辭也疏入議禮諸臣與萼等攻擊如讎帝切  
責之或罷或逮下獄帝采璵議屢遣司禮監至閣諭  
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力言不可帝召紀責之曰  
此禮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無父乎紀惶怖退侍  
郎何孟春與尚書秦金學士豐熙及翰林臺諫諸臣  
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金  
獻民倡言必改孝宗為伯考矣孟春曰憲宗時尚書  
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太后葬禮憲宗從  
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  
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  
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

之孟春復相號召於是凡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  
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帝聞之使司禮監諭退不  
從自辰至午帝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為首  
者豐熙張紳等八人於獄慎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  
羣臣皆哭聲震闕帝大怒命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  
四人於獄孟春等二十一人洪伊等六十五人姑令  
待罪於是武定侯郭鄭會同璵書萼獻夫仇鸞等六  
十四人上言孝宗伯也宜稱皇伯獻皇帝別立廟乃  
詔諭天下敬皇帝曰皇伯考獻皇帝曰皇考 毛紀  
字子維液縣人孟春字子元柳州人姚夔字大章桐  
廬人

### 悉追繫齊考訊二百餘人

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  
百二十人帝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四品以上者  
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  
餘人各杖有差王相等十有九人俱先後病創卒

### 奪官勅指罪魁滇南永錮

追奪議禮諸臣官敕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  
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孟春等鼓舞朝臣伏闕喧呼

朕姑從輕處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僂市特有削籍毛澄等奪其生前職蔣冕等奪職間居孟春發原籍為民其已正法典或編戍為民者不問楊慎廷和子也初逮繫下獄復撲之謫戍雲南永遠不宥慎竟死戍所毛澄字憲清號白齋崑山人謚文簡蔣冕全州人楊慎字用修號升菴成都人

### 信三奸偏喜怒翻案張寅

時彗星見東井東北行埽太微垣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吏部尚書汪鉉小人之尤郭鄖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言官終於廢棄是偏於怒也帝怒收繫械訊鉉疏言名與楊廷和同里思為報復帝益怒命究主使瀕死無所指乃戍邊御史馮恩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鉉心腹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即訊鉉欲殺恩孚敬令長繫之及朝審鉉判曰情真應決都御史王邦相曰不可作俑殺言官帝聞此語停刑子行可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引奏帝曰忠孝乃出一家減死戍雷州先是山西妖人李福達更名李五倡彌勒

佛教煽縣民邵進祿作亂進祿被擒供福達首謀福達易姓名曰張寅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太原衛指揮詭能燒煉丹藥出入郭勛家其仇薛良首發繫獄証之者李景全等二十人代州知州杜蕙具獄上布政李璋按察徐文華巡按張英皆如訊惟巡撫畢昭謂張寅非福達反其獄未竟而昭去御史馬錄至復窮治之勛貽書囑免錄不從上之法司於是都御史聶賢等劾勛通賊行囑宜並坐勛具服謝罪而以議禮觸眾怒為言帝令逮來京審問刑部尚書顏頤壽於午門會訊良與景全共指福達即寅寅語塞頤壽奏聞帝怒其偏徇命覆鞫頤壽懼指為疑獄帝大怒逮馬錄下鎮撫司據治並逮頤壽下獄命摠芻獻夫署三法司雜治之芻等搜錄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寺丞汪淵侍郎閔楷及勛各私書詠別有囑英等願及福達而勛專囑焉摠等言寅為仇良所誣寡反坐錄欲陷勛乃指寅為福達所在問官阿意遂成太獄請罪各犯如律有旨良誣告論死李璋徐文華阿附巡撫殺人媚人給事劉琦等挾私彈劾俱戍邊給事王科等六人扶同妄奏俱為民頤壽及侍郎劉玉等都御史江潮大理卿湯沐寺丞王淵等推勘不實太僕卿江元錫光祿卿余才逞忿橫議並孟春閔楷仲賢等交通私書各革

職知州杜蕙勘問畢昭張寅俱免罪還職馬錄故入  
人死罪未決充軍其陸績逮至給事常泰等戍邊寺  
副杜鸞等為民御  
史張英等俱閒住

### 豐嚴出拾唾餘配天祔廟

皇考獻皇帝先舉時祀不祀太廟揚州府同知致仕  
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  
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尚書嚴嵩上言  
秋祀明堂以父配之漢唐宋皆然司馬光程朱諸賢  
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  
宜配獻皇至於稱宗之議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  
者帝曰皇考稱宗不為過情嵩乃上言皇考侑饗允  
合周道戶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  
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未聞  
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疏  
入帝大怒下胄錦衣獄出為民谷應  
泰曰議禮創自張桂嵩晚拾唾餘耳

### 稱睿宗改成祖九廟旋焚

帝因嚴嵩請又諭嵩曰太宗靖難功與開創同宜稱  
祖以別之嵩遂上議曰宋真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

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皇考親孝宗弟宜奉皇  
考於孝宗之廟又曰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  
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定鼎功莫大焉尊  
稱為祖聖見允宜於是奉太宗為成祖獻皇帝為睿  
宗祔皇考於太廟享上帝於元極殿奉睿宗配享未  
幾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須臾燬其  
主廷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廟  
昭穆九廟俱災惟獻廟獨存

### 因禮定思更制纂修祀典

初帝諭修典禮全書張璵纂要略二卷以進云唐有  
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今宜如  
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為綱事關大禮者必書備載聖  
裁帝命付史館纂述七年明倫大典成九年大明集  
禮書成帝方以大禮恚羣臣有慨然更定制作之思  
會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引程朱之論以駁洪武時  
合祀之不經疏入帝大悅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  
忠爰命廷臣集議郊祀典禮  
太廟議桃禮二月祈穀議禘行明年議孔子禮十年享  
壇八月行夕月禮後又議明堂祀稷及禘禘先蠶  
修祀典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禘禘先師  
先農悉分為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詞中

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王表箋羣王疏賀侍  
讀學士廖道南撰裡頌九章以獻道南字鳴岐蒲

人圻

### 張懋恭議孔祀見駁文貞

帝改張聰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孚敬奏孔子祀  
典有當正者謚號章服邊豆樂舞配享從祀數事欲  
革王號易木主損其八佾十二籩豆之禮下儒臣議  
編修徐階上言王祀孔子已久一旦不王眾以為奪  
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衮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  
號勢必撤毀臣聞愛人者杖履猶加珍惜况遺像乎  
國家廟祀孔子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將復司寇之  
舊彘宮殺樂恐妨太祖初制帝不憚出階延平府推  
官

瓚按昭代紀略載首揆孚敬議孔祀儒臣亡敢異同  
徐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疏上孚敬坐朝堂召階  
至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高帝盡革岳瀆號而  
何獨不革孔子孚敬遜曰高帝少時作何可據階曰  
明公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時作孚敬頰盡赤曰  
爾為塑像應古禮否階曰塑像非古然既已肖而事

之何忍毀也孚敬曰程氏云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  
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列  
聖御容能必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孚敬語  
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  
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斥階延平較明紀諸  
書於階疏外更多此一番辨駁故并錄之階後謚文  
貞

### 易題主更從祀公侯罷爵

孚敬復為孔子祀典或問上之帝嘉焉於是改大成  
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  
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  
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棖申黨二人  
存棖去黨罷公伯爵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  
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鄭  
元廬植鄭衆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  
歐陽修陸九淵從祀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由  
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改大成殿  
為先師廟秦冉孔子弟子荀况即荀卿趙人撰荀  
子二十卷戴聖號小戴乃德兄子也德號大戴有二  
戴禮行於世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劉向字



子政著有五行傳論列女傳新亭說苑等書賈逵通五經尤明左氏傳為之解詁五十一篇馬融字季長茂陵人教養諸生千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著春秋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何休字邵公任城人精研六經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新城太守王肅字子雍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易傳皆列於學宮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王弼字嗣輔山陽人杜預註見晉武帝句下吳澄註見元英宗寫經文句下遽瑗即衛大夫伯玉鄭元字康成北海人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全又著天文七政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凡百餘萬言又因何休好公羊學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官尚書時立太學正五經文字植上書論之為世儒宗鄭眾字仲師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仕至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王肅等為之註然其間又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善春秋范甯字武子陳留人官豫章太守為春秋穀梁集解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從孟卿受禮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大小戴禮皆傳后氏之

學也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居河汾教授著有禮論十卷續書二十九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讚易十卷又為中說以擬論語門人謚曰文中子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歐陽修註見宋歐陽句下陸九淵註見本卷理學句下程珦明道先生父朱松文公父蔡元定字季通啓蒙一書係季通定藁稱西山先生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

### 崇道教廣齋醮建真人

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坤寧宮西天西番漢經諸殿五花宮西暖閣各建齋醮至連日夜建祈嗣醮於欽安殿以夏言充醮壇監禮使道士邵元節興安人名入京禱雪輒應命為致一真人領金錄醮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敕建真人府都城西落成命言作記刻之庭及皇嗣生錄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俸天師張彥頤入賀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遂留京邸命建金錄大齋於內皇壇白鶴繞壇卿雲捧日帝賞賚天師有加

### 龜鹿瑞靈芝瑞天桃仙藥

永和壬知燠獻白鹿告鹿瑞於太廟總督胡宗憲獻  
白鹿再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告謝元極殿太廟又  
獻白龜二帝悅賜金帛彩衣謝元告廟未幾白龜亡  
帝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禮部進四方  
獻靈芝千八百六十四方士王金進五色龜芝帝夜  
坐御幄忽獲一桃左右云空中墮帝喜曰天賜也修  
迎恩典五日明日桃復降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  
頃之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  
非常手詔答之後御几及褥  
各得藥丸一謝太極殿告廟

### 陶仲文三孤爵求訪長生

方士陶典真一名仲文黃岡人少為縣掾喜神仙方  
術嘗授符術於羅田萬玉山邵元節微時亦往來仲  
文家後元節貴幸欲歸會宮中黑青見元節治之無  
驗遂薦仲文試之宮中稍能絕妖帝寵異之扈駕南  
巡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仲文曰常火穰之亦不  
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帝得陸炳負出明  
日敕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尋進忠孝秉一真  
人又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後以大  
同獲叛人王二帝曰叛惡就擒實神鬼有以默戮之  
加仲文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

### 歸旋召張文忠十年恩遇

者後又加封恭誠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誥歲祿  
千二百石賜坐稱為師及仲文死帝分遣御史王大  
任姜儆奚鳳等往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  
篆秘方後遺詔云朕祇緣多病過求長生

張桂在內閣言事相左出惡語科臣陸粲等劾璉等  
顯恣不法帝下敕暴其罪狀曰璉狠愎自用負國負  
民孽尤而效之當置典刑特從寬宥璉還家愴悟以  
需後用璉致仕霍韜疏列大學士楊一清二十四罪  
為璉孽訟寃帝罷一清立召璉後行人薛侃請宗室  
留一人司香帝怒究主使太常卿彭澤以議禮與璉  
結驩詹事夏言數與璉忤澤微詞挑侃使引言侃曰  
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帝釋言出璉二密疏示  
羣臣斥其伎罔著致仕旋遣行人召還後孚敬以疾  
乞休帝遣中使賫藥送歸及卒帝親按法以危身  
奉上謚文忠在閣十年雖嚴旨屢下而恩遇無比嘗  
以少師羅峰呼之孚敬為舉子時聚徒教授於羅  
峰書院因別號羅峰帝手札下孚敬輒稱  
元輔羅峰最後呼以羅山又更號羅山

### 相嚴嵩贊元功廿載奸臣

嘉靖二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  
谷應泰曰嚴嵩相世宗盤踞津要盜竊寵靈凡二十  
餘歲考嵩贖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嵩遵何道  
哉惟佑贊元功帝心感嵩也又曰世宗清虛學道奸  
嵩擅權如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  
蔡京專政後鄒應龍劾嵩帝曰朕以嵩贊元壽君故  
特優眷及嵩歸帝每思  
嵩贊元功意忽忽不樂

### 任納賄劾貪污寵優銀記

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相謀襲嵩受賄請旨邏卒獲  
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共和王庶子  
惟熿與嫡孫懷燿爭立嵩亦受賄覆允王妃擊登聞  
鼓奏訴御史葉經劾嵩貪狀帝曰襲爵應否行所司  
勘之嵩安意任事勿以人言介意給事沈良材童漢  
臣等復劾嵩奸污南京科道王燝陳紹等論嵩父子  
同惡相濟開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  
詔百餘言慰留之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  
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  
元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

### 逐同鄉忌起復陰比謀傾

大學士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兩人司鄉言以議  
禮驟貴嵩謹事之言不為下嵩為禮部欲入閣言阻  
之遂有郊帝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貴人乘馬言獨乘  
小腰輿帝怪之會言坐失旨當罷嵩造乘一真人第  
謀猗言言覺之囑所善者劾嵩時帝心愛嵩攻益力  
益隣之留嵩慰諭甚至嵩因泣訴言見凌狀帝怒下  
敕逐言科道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者七十三人言  
既逐嵩獨相同事者多罷去帝微聞其橫厭之乃詔  
起言入閣且加少師位在嵩上凡所擬旨言不顧問  
嵩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救子世蕃為尚寶少  
卿通賂遺言欲上聞嵩懼挈世蕃走言榻下長跪泣  
謝乃置不發嵩父子恨之御史陳其學論都督陸炳  
言擬旨令陳狀炳造言請死亦長跪而解嵩  
知之遂與炳陰比日謀傾言而言不悟也

### 賜金幣嘉陣圖協謀復套

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因條八議部臣不能決帝  
曰套寇久為內患銑奏具壯猷爾部迄無灼見仍  
令銑與邊臣協心同謀務求長策未幾銑兩督兵襲  
擊寇遂出塞事聞帝嘉銑功賜金幣甘肅總兵仇鸞  
不聽調遣銑劾奏之帝以鸞阻撓軍機奪銑復上  
方略十八事並上營陣八圖帝嘉之下廷臣集議言

銑前後章疏皆可施行首相夏言力主其議曾銑  
字南塘江都人謚襄敏八圖立營總圖遇敵駐戰選  
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  
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

### 代報讐誣啓豐不顧生靈

俺答大掠遼西嚴嵩乘間奏曾銑開邊啓豐夏言和  
同附會以致誤國尚書聞達費寀等覆奏言輕信曾  
銑罪不可逭詔奪言師傳致仕逮銑勘問兵部奏俺  
答與套寇謀襲延綏帝曰此曾銑開邊召之也嵩復  
令仇鸞許銑剋取軍糧故倡議復套以自解時嵩與  
錦衣都督陸炳怨言鸞怨銑三人相結故因銑以傾  
言刑部侍郎張瀚都御史屠僑與炳阿嵩旨謂銑交  
結夏言行數萬金囑蘇綱餽送妄議復套銑斬於市  
逮言至京朱氏曰套地東距偏頭關西至寧夏且二  
千里歷朝名臣李文達賢項襄毅忠王威寧鉞等皆  
思滅此朝食卒以浮議紛紜貽患百年幸曾任其責  
夏主其議出塞襲擊已有成效世宗乃不顧社稷生  
靈甘心為嵩炳鸞等報仇使二人畢命西市為俺  
答諸部所笑悲夫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謚文愍

### 聯襟禍陳平計獄成蜚語

夏言妾蘇氏父蘇綱少女適曾銑與言為聯襟綱出  
入兩家傳銑復套之說夏遂主其策嵩等伏毒窺隙  
而言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復得意作漁家傲一闋  
適黃泰泉至掀髯示之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  
之句蓋諷之也夏大詬罵未三日而禍作言上疏自  
理云為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皆不聽  
竟坐與銑交通律斬蘇氏請以身代不許帝亦無意  
殺言嵩構蜚語流入禁中且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  
方故事激成大獄

### 因香冠久積怒雨暗台星

初帝不喜翼善冠御香葉中命尚方做製沉水香冠  
賜言嵩等言揭非人臣法服帝大怒嵩故冠香葉外  
冒輕紗帝見果悅嵩因泣訴入譖及言論死刑尚喻  
茂堅以議貴議能請帝怒喻阿附語猶及前不戴香  
冠事至言臨刑帝數起看三台星燦燦無他異下硃  
筆傳旨行刑旨出陰雲四合大雨西市水深三尺京  
師語曰可憐夏桂州晴  
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 大同亂遼東變海倭猖獗

大同北距塞地平無險巡撫張文錦築五堡於鎮城北徙鎮卒戍之為大同藩籬鎮卒不樂徙嚴令趣之遂亂殺文錦命侍郎胡瓚討之瓚計擒首惡郭鑑柳忠等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等又亂巡撫蔡天祐撫諭鎮城兵民索得疤子等四十人斬之大同始定又勦年大同總兵李瑾浚濠急工役卒王保等倡亂殺瑾總督劉源清督兵至諸卒訛言兵來屠城更據城叛潛出漠北誘小王子入寇朝廷以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瓚曉以禍福令獻首惡諸卒斬倡亂三十人首級以獻大同復定舊例遼東衛所每一軍給餘丁三人巡撫呂經清革止給一人又檄將吏修築牆整督工嚴急諸軍大噪焚徭役簿籍執經裂其衣冠值巡按曾銑按部聞變出榜安撫亂軍稍定朝廷召經還經入廣陵治裝中軍袁璘欲扣月糧為驢悍卒於蠻兒不從率眾執經及璘囚首遊街窘辱備至是時撫順城指揮劉雄亦為其部卒王純所囚一如廣陵銑密刺遼陽三城諸首惡名潛授方略於副總兵李鑑等剋期擒捕於是遼卒趙劓兒與於蠻兒王紳等二十四人同日捕獲事聞皆論斬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所統五洲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自胡惟庸約日本伏兵貢艘中事覺卒誅太祖示後世不與通然市船司不廢後市船改設福建浙江廣

東凡番貨至所主商家相率為奸利負其責倭於島坐索其負久之乏食乃出沒海上為盜以至海內窮困及生儒失意者皆與為鄉導時寇沿海諸郡倭勇而慙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大羣數千小羣數百推徽人汪直為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僭稱王號禍延三省朝廷先以朱統巡撫浙閩統下令禁海貴官家通番者不便相與詆誣劾統論死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海道破倭於普陀諸山尋改忬撫大同以李天寵代之忬去而浙倭更猖獗矣又以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經初戰敗劾會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頤指凌經劾經縱賊及經敗倭於石塘灣倭遁出海而文華疏已上逮經論死乃以胡宗憲代天寵巡撫宗憲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浙患稍息倭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閩廣警報日至給事陸鳳儀劾宗憲削籍復逮宗憲詣京宗憲自殺倭巢閩中首尾七八年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閩與俞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殲之又敗倭於仙遊同安漳浦等處入賊巢擒斬略盡其逸出境至潮州者大猷又截殺之倭患始息宗憲字汝貞績溪人

庚戌年俺答來逼困京城

軍司主卷十一 下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俺答狼台古入犯宣府由  
薊州入古北口掠懷柔順義直逼通州巡按王忬具  
疏請援京師震恐亟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  
督九門文武大臣十三人守一門檄召諸鎮兵勤王  
俺答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貨焚民廬火  
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廄內臣八人去不殺令致  
書多嫚語求入貢是夕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帝  
在西內懼甚當時俺答無志中國所掠男女金帛滿  
志捆載去欲奪白羊口不得出  
仍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

### 賂移路假勤王遠營冒賞

仇鸞為宣大總兵初聞俺答欲入犯惶懼無策有  
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持重賂俺答令移寇他寨勿  
犯大同俺答受貨幣遺之箭囊為信與之盟遂東去  
義榮又謂鸞曰賊騎東犯宜自請入可上結於天子  
鸞即佯奏臣偵賊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  
宜應援帝壯之詔留駐居庸聞警入援俺答果由薊  
鎮入犯帝益信鸞詔鸞勤王鸞以二萬人馳至都御  
史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延綏宣府山西遼陽各  
以兵至凡七鎮五萬餘人拜鸞平虜大將軍總諸鎮  
兵賜襲衣玉帶上尊于金及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

卿一人以守謙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守謙  
兵少不敢擊賊城中人人見之鸞故遠屯郊外城  
中無從驗自謂擊賊酣戰不能回薄城帝謂鸞遠出  
禦敵而守謙畏懦不出師逮守謙同兵部丁汝夔俱  
棄市及俺答歸至昌平北猝與鸞遇殺傷千餘幾獲  
鸞僅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功優詔加鸞太保賜  
金帛

### 結脫開馬市五謬分明

俺答既歸仇鸞乃倡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密遣  
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  
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  
命羣臣議鸞力主之眾弗敢異遂以兵部侍郎史道  
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言議開馬  
市不可有十一忘天下大仇二失天下大信三損國  
家大威四灰豪傑感憤之心五懈天下修武之志六  
開邊方交通之徑七起百姓不靖之階八長敵輕中  
國之心九墮敵人狡猾之計十忘天下根本之謀且  
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修武何  
藉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  
况敵安肯以良馬市謬二或謂互市不已彼且朝貢

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損資以奉寇益大矣謬三或謂敵和必不失信不知小信彼安肯守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於戰謬五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為是驚憤然曰豎子曰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構之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謫狄道典史

### 藉互市撤藩籬朝通暮寇

史道主管馬市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敵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拒邊垣營堡俱壞戍卒盡撤敵入無復藩籬至是三寇大同李逢時請速備之乃詔罷馬市

### 收印綬修棺屍誤國咸寧

俺答寇薊州甚急咸寧侯仇鸞佩大將軍印當出禦適疽發背不能出然顧戀印不肯上又無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上言大將軍病偏裨令不行請假大將軍印自將兵禦之帝乃令收印綬上

之錦夜馳至鸞第收鸞印綬令總兵陳時代鸞鸞聞恚極死大學士徐階因密疏鸞通寇誤國帝大驚命陸炳會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貲瑣按紀事本末云時上已知鸞奸逆命都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諸奸事恐無案驗不即發會時義侯榮知鸞死事必敗出奔居庸關欲叛出塞炳知之使關吏執以聞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諸奸狀帝大怒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屍合家俱斬詔告天下與徐階密疏誤國之說具

### 尅軍餉充餽送遷官蔭子

### 文管家武管家爵賞橫行

時嚴嵩用事寢格邊檄公行賄賂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邊臣剋軍餉以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為賻卹王汝孝以三千而倖得遣戍蔡克卿以三千而即轉寺卿楊順欺君三蔭其子吳嘉惠侵冒驟遷三官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紳劾嵩受賄報功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以厚賄而得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家奴嚴年富將百萬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

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俗呼文選郎萬案為文管家  
武選職方祁祥為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  
逮繫擬辟鄭曉執  
不可乃杖戍嶺南

### 王宗茂徐學詩連疏負國

御史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八大罪帝謂其狂率謫  
平陽縣丞刑部郎中徐學詩論嵩貪黷無厭縱子世  
蕃受失事李鳳鳴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郭琮金使  
補漕運車乘樓船貯載而歸帝謂其乘間報復下鎮  
撫司拷訊斥為民  
學詩字嘉言上虞人

### 藉考察傷善類陰中多人

時大計京官嚴嵩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多徐學詩  
疏中有曰凡論嵩者嵩雖不顯禍於正言直指之時  
亦必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如給事王暕  
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今俱安在嵩如鬼如蜮人敢  
怒不敢言者畏  
其陰中之也

### 最可憐殺諫官行刑附尾

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三遷至武選員  
外繼盛感激思報妻張氏曰一鸞困公幾死今嵩父  
子百鸞也公休矣且歸耳繼盛不聽上疏論嵩十大  
罪五奸略曰方今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除  
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除  
答之先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以丞相自居是  
壞祖制也罪一嵩以擬旨竊弄威福羣臣感嵩甚於  
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奸大權也罪二皇上所  
行之善必傳於人曰上無此意我議而成之歸功於  
己是掩君美也罪三擬旨皆世蕃代票嵩以臣而弄  
君之權世蕃以子而弄父之柄是縱奸子也罪四孫  
嚴效忠冒功奏捷遂陞鎮撫是冒軍功也罪五逆鸞  
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薦為大將是黨悖逆也罪  
六俺答深入嵩戒丁汝夔勿戰及逮治汝夔猶許密  
疏奏保是悞軍機也罪七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  
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勵汝進以劾鸞降典史  
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罪八吏兵選除以  
入賄為低昂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剝軍士有司  
既納賄於嵩不得不賸百姓是失人心也罪九諂諛  
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罪  
十然此十罪有五奸以濟之厚賄左右凡聖意所在  
皆預知為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之間諜奸一以



除吾瘍猶不足沈鍊冤魂

先是俺答薄都城錦衣衛經歷沈鍊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情歸

趙文華為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  
萬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即與廠衛結姻是皇上  
之爪牙皆萬之爪萬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非親  
知不得為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與徵取是皇  
上之耳目皆萬之奴僕奸四慮部臣有言乃將各部  
有才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  
萬之心腹奸五願皇上察其奸治其罪名問二王使  
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著致仕內賊去而後外賊  
可除也疏奏帝怒命繫錦衣獄詰訊引用二王故繼  
盛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萬者獄具命杖一百  
血肉至起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鵬受萬指坐詐傳親  
王令旨律絞繫獄三年每出朝審士庶夾道擁視共  
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曰奈何不以此囊萬  
頭萬乃以縱寇不宥之張經覆奏疏內附繼盛於尾  
帝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京城大  
辟當刑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妻張氏疏乞  
斬臣首以代夫命為萬所抑不得達明殺諫官  
自此始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謚忠愍

必大捷嚴嵩寢格不報鍊乃抗言萬父子納將帥賄  
誤國大計歷數其十大罪詔以鍊詆誣大臣廷杖編  
田保安其里長老聞知鍊狀皆遣子弟從學鍊與語  
忠義大節乃爭詈萬父子以為常又束芻為偶人三  
目為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稍聞萬父子銜之切骨  
總督楊順故嵩黨也適敵大入破應州諸堡順多殺  
邊民掩敗鍊怒讓之且賦樂府二以諷順順大恚走  
其私人白世蕃曰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  
若父子會嵩容路楷巡按將出世蕃為酒壽楷而使  
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楷至與順合筭捕諸白蓮教  
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取中旨殺之籍其家嵩  
子順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薄  
我賞猶有所不足乎取鍊二子在佃所翁杖殺之移  
檄越逮其長子襄至日掠治且死會給事吳時來劾  
順楷誤國大罪襄得釋隆慶初詔褒言事者鍊冤始  
白襄伏闕上順楷殺人奸狀給事時亮瓚以封事請  
詔捕順楷論抵罪沈鍊  
字純甫號青霞山陰人

一幅畫一首詩王仔票斬

宣大總督王仔有古畫云值千金嚴世蕃索之仔有  
臨幅以獻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仔子世貞家有所求

為世貞所斥其人知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以語世蕃  
銜之忤先愍楊繼盛之死嵩已含怒世貞又為之經  
紀其喪弔以詩員外郎叔祺以詩告嵩嵩益憾之會  
俺答犯大同入潘家口鄆懋卿以嵩意為草授御史  
方輅參忤禦邊無術嵩票本王忤調度失宜致賊深  
入生靈被禍著錦衣衛解來京既至取供送部部  
議充軍復票旨從重議奏刑部比失陷城寨律斬  
遂見殺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忤之子也

### 祭海神總鹽政憑寵恣橫

倭寇侵掠江浙帝命趙文華祭告海神並察視江南  
賊情文華既出憑寵自恣所有毗睚立即推仆日司  
震懼財賂競進比倭寇焚掠尤烈及祀海還帝疑之  
嚴嵩為文華保全計因倭報緊言於帝復遣之文華  
再至而東南民愈困矣嵩又以私人鄆懋卿為都御  
史總理天下鹽政漁獵民財懋卿巡行郡邑其妻從  
行裝五彩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  
錦飾廁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淳安知縣海瑞供帳  
疏簡慈谿知縣霍與瑕清鯁不  
屈嗾巡鹽御史袁淳俱劾落職

### 易腰帶進尚書怒因藥酒

趙文華自浙歸行珍寶於嵩父子至入內室叩首嵩  
妻嵩妻勞苦文華謂相公尚不能為郎君易腰帶耶  
嵩亟稱文華於帝進位尚書躡加太子太保文華欲  
結主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  
知帝曰嵩有是方何不奏我嵩聞之懼且恨召文華  
問之曰若何所獻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謝罪嵩  
不令起呼左右拽出  
令門者毋為文華通

### 伏阿奴軒櫺下寶髻嫌輕

趙文華見怒於嵩日憂懼為乞憐於嵩夫人夫人以  
其兒也憐之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咸候起居置酒堂  
上夫人上坐文華遙望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軒櫺  
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竊望見遽走  
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宛轉暴白文華竊望見遽走  
伏席前涕泣嵩勉留侍飲然意未釋也文華初賂世  
蕃金絲幕一具共姬二十七人皆寶髻一世蕃以為  
薄恨之乃為疏草使引疾歸是時帝方修元其疏中  
有病語怒削  
其職子戍邊

### 嵩既耄倚東樓縱淫失寵

嚴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或早或暮嵩耄而智昏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答悉當上意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每事先有以待帝益喜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亡其子也嵩政既久諸司以事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世蕃益恣因大佚樂嵩問飛札走問世蕃方擁諸姬狎客徵逐呼盧不甚了了亦不能得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領世蕃議覆不至乃以意對故步皆失帝不懌頗聞世蕃淫縱心恣之凡軍國大事悉諮次相徐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籙之類而已徐階

### 道行訖應龍夢培壘樓傾

方士藍道行以訖得幸帝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道所焚之不能答則答中官穢不能格上真中官與道行謀啓示而後焚則所答具如旨一日帝問輔臣賢否道行爲覘仙對言嵩父子弄權狀帝曰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彼奉元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不殛之詭曰上真殛之則益用者之咎故留待皇帝正法既答報袖以示御史鄒應龍應龍欲具疏未發一日夢出獵見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

田有米草覆其上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劾世蕃通賄諸不法狀因及嵩蔽賢溺子帝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下世蕃於理世蕃行金內侍云應龍疏皆道行泄之並逮道行下獄論死鄢懋卿爲囑法司量坐世蕃賊銀戍雷州衛子鵠鴻及爪牙羅龍文牛信各戍家人嚴年錮獄追賊

### 逃戍伍治園亭巡江逮捕

嚴世蕃戍雷州衛至南雄而返羅龍文亦逃伍潛住歛縣藏匿亡命會袁州推官郭諫臣過萬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爲督諫臣至箕踞不起諫臣具揭上之巡江御史林潤潤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家龍文推世蕃爲主假治第聚衆至四千人道路洶洶或謂變且不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潤下諫臣捕世蕃徽州推官栗祁捕龍文並諭袁州府詳具嚴氏暴橫狀潤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帝怒詔下法司訊狀

### 倒海水幾激怒款段都門

世蕃下法司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聚黨竊議謂賄字不可掩惟聚衆之說得削去而填楊

繼盛沈鍊下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  
使人言於刑部尚書黃光昇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卿  
張守直皆依其言具稟詣徐階議階閱稟曰法家斷  
案良佳屏左右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當生乎  
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言楊沈  
正欲抵死階曰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  
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  
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  
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  
出都門矣衆愕然請更議

### 出袖稿扃戶書通倭謀叛

時衆請更議階曰稍遲事且洩當照原疏闡發聚衆  
本謀以試上意乃出一稟於袖中曰前囑攜印及寫  
本吏同來皆曰已至即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  
世蕃自喜計行不知已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狀  
且曰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龍文招直餘  
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  
棄伍北走擬誘至北寇相為響應罪死不赦帝覽疏  
曰此逆情非常其會法司覆勘其實以聞命下階袖  
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略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  
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

證請亟正典刑帝從之  
命斬世蕃龍文於市

### 剪大慙寫遺書一字無成

法司疏上世蕃雖善探不得知也及命下與龍文相  
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  
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慙者階  
感額曰彼殺桂州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  
其天也

### 極盛滿愧家奴蚤知禍作

嚴嵩用事家人嚴年者最黠惡士大夫呼為萼山先  
生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在京候嵩於私第坐旁  
室中俄有一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  
令驚曰若何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  
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寬捶楚足矣令為歎息未久  
嚴氏敗令治其家衆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  
之此奴賢智  
過其主遠矣

### 殺人子好殺君戎首儉壬

谷應泰曰嚴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二十七年殺曾銑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嵩父子至此寧有死所乎獨惜世宗明殺輔臣始於夏言明殺諫官始於繼盛大禮之獄猶云母子之恩為其太甚夏楊之誅乃以儉壬之相甘為戎首

### 楊英婢險縊殺天河釣叟

帝幸曹妃宮既寐宮婢楊英以組經帝頸謀弒有張金蓮走告太后馳救得免並曹妃誅之帝曰賴天地鴻恩過除宮變醮朝天宮七日帝自號天河釣叟命羣臣賦詩其詩曰紅竿百尺倚潢流獨汎仙槎問斗牛拱極衆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撒開煙水三千丈坐老乾坤八百秋相見玉皇如有問絲綸今屬大明收獨為稱旨賜貺

### 薄三倫甘受詈老不回心

戶部主事海瑞疏曰陛下下一意修元二十年來法紀漸弛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僂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內人以為薄於夫婦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臣猶

修齋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繼表賀營繕宮殿差求四出無一人為陛下言者夫元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疏入帝覽之怒甚投於地已復取再讀疏竟留中帝一日撻諸宮婢宮婢相語曰皇上受詈海瑞乃洩忿於吾儕耶帝聞之傳旨海瑞詈主毀君悖道不臣杖六十錦衣衛收訊海瑞瓊州人字應麟又字休賢號剛峰謚忠介

### 方堯舜號堯齋又加道號

帝每以堯舜自待羣臣亦以堯舜諛之自號曰堯齋又自上道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元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萬壽帝君

### 自追思增愧恨誑惑姦人

帝遺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姦人誑惑祈禱日舉土木

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邇者方圖改轍遽嬰疾疾每一追思惟增愧恨

### 雖能悟詐傳旨箕書鉛藥

陶仲文徒胡大順先以事敗斥去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箕授者用黑鉛取白名先天玉粉丸命其黨何廷玉賫至京因藍道行徒藍田玉通內侍趙楹獻之帝曰既有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遂詐傳旨徵大順進京更名胡以寧帝知為大順惡之以問徐階階曰大順小人田玉乃世蕃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詐傳密旨罪惡尤重收大順等誅之

### 究竟是餌仙方燥熱身崩

先是王大任奉命招至方士王金等以修鍊幸偽造諸品仙方及以金石藥進御其品詭秘不可辨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為主性極燥熱帝服之火發疾甚帝修元西內至是還乾清宮遂崩

### 莊皇帝遵遺詔立誅方士

世宗崩遺詔云皇子裕王仁孝天植即皇帝位勉令修德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復

職方士各正典刑於是世宗第三子裕王載堉即位改元隆慶是為穆宗莊皇帝削奪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

### 錄建言榮存歿三等加恩

吏部奏先朝建言諸臣如沈鍊徐學詩等三十餘人宜遵詔錄用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復職贈蔭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復職贈蔭若楊最等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復職增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等三十八人尚書熊浹諫箕仙御史楊爵劾權貴雖罪止罷黜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楊爵富平人

### 杖內使繫張恩仁明獨斷

內使許義挾刃嚇人財事發御史李學道不俟叅提執而笞之內使百餘人奪挺毆之帝知之杖為首百充軍餘杖六十戶部李已劾崔敏傳買金瑤科擾紛紜帝杖已繫獄時內犯張恩亦繫獄給事舒化請釋已恩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為民恩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

翕然謂仁明獨斷  
左右不得與也

### 釋田劉傳特旨賄減情矜

副總兵田世威叅將劉寶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  
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  
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  
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奪俸吳瑞登曰石州之陷非  
細故也田劉失律非輕罪也昔以法司論死今以特  
旨減死非定法也必其賄賂有靈故忽有此詔耳

### 出體乾錮李芳不知罪狀

先是內降戶部采買珍珠金玉尚書高耀即時召商  
收買凡貴近之家以伴當為商人交送戶部倍價取  
利及劉體乾為尚書凡有取買執持不行又上疏言  
財用絀乏請停采買疏至文思房不收令資本吏領  
回體乾復令賫往吏被毆逐將原本送內閣李春芳  
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本未進呈忽內降著開任  
太監李芳每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帝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芳罪狀  
未明莫知所坐帝曰芳無禮第  
錮之繫獄二年發充南京淨軍

### 杖廷臣違直諫詹鄭石星

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供造鰲山修理宮苑  
花欄龍鳳鞦韆架監櫃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  
為聖德累不小帝怒逮杖百編氓尚寶丞鄭履淳陳  
時政略曰時方多故百姓怨嗟物怪人妖天鳴地震  
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卧薪嘗胆之日也諒陰  
已三期矣曾名一大臣質一講官納一諫士乎回話  
屢懲內批突降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  
可破疏入命杖一百下獄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  
人心疏曰養聖躬勤聖學勤視朝速俞允廣聽納察  
讒譖帝怒命廷杖削籍自御五鳳樓潛察杖者部郎  
穆文熙星友也恐杖斃乃義白緹  
帥而身掖蔽星且掖以出得不死

### 高新鄭徐華亭輔臣立具

高拱新鄭人徐階華亭人同在内閣帝即位初錄建  
言誅方士諸新政階俱遵遺詔行拱非之謂是暴陽  
先過遂與階有隙一日謂階曰公在先帝時導以齋  
詞求媚宮車甫晏駕而即倍之又結言官而必逐其  
藩邸腹心之臣何也階曰公誤矣言路口多我安能  
一一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先帝欲使恩自

先帝出耳公言我導先帝為齋詞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以密札問我言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  
否此札今尚在拱頰赤語塞兩人隙益深陳建曰新  
鄭奴嗽有無改於父之說不顧國事之是非而惟與  
華亭立其輔臣不和無望君德之純  
矣高拱字肅卿號中元謚文襄

### 眾言官相搏擊鷹犬甘心

御史齊康言徐階專權蠹國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  
儒等交章劾康為高拱門生聽其指使宜置之法通  
政使海瑞言階憂勤國事康乃甘心鷹犬搏擊善類  
詔降康二級補外任朱氏曰嘉隆間言官多以私意  
搏擊文貞文襄皆賢宰相康誣瓚文貞陳瓚輩文章  
劾之是矣乃稱係文襄指使是借康以動搖文襄也  
海忠介所謂甘心鷹犬  
者又豈獨一齊康乎

### 探囊篋起門人募讐具獄

科臣張齊劾奏徐階不諫先帝齋醮固位取寵階再  
疏乞致仕去會漢陽知府孫克弘遣家人孫伍至京  
克弘亦華亭人或妄傳為階所使韓楫計欲傾階至  
伍卧內大索裝資至探囊發篋竟無所獲更引克弘

他事極言詆階高拱銜階不已使給事張博論階三  
子罪行巡按逮而起其門人前蘇州太守蔡國熙擢  
為蘇松兵備屬之獄階之讐復上書誣階父子事併  
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  
子及家人者有賞於是凡生平賂階三子者皆前挾  
金不已而奸駟小人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去階大  
困上書於拱其詞哀拱頗心動而國熙所具獄戍其  
長子璠次子琨氓其少子瑛沒其田六萬畝御史聞  
之朝拱為旨謂太重令改讞國熙變色曰公使  
我任怨而自為恩穆廟崩拱去位事得大解

### 兩三朝遞傾軋大楚承迎

時高拱與張居正同在內閣各負氣不相下吏部尚  
書楊博謂居正曰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  
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為殷鑒科臣曹大  
楚疏論高拱不忠十罪請如嚴嵩故事立賜罷黜支  
大綸曰望風承旨迎合權要此近世言官之病曹大  
楚以高文襄比之嚴嵩其為江陵鷹犬無疑矣居  
正字時大號太岳  
江陵人謚文忠

### 神宗立剛十齡國疑主少



穆宗不豫名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受顧命坤東宮  
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拱等哭奏曰東宮  
雖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輔佐不敢愛死穆宗  
崩太子翊鈞即位改元萬曆時年十齡是為神宗顯  
皇帝

### 拱被逐儀旋逝元輔江陵

時太監馮保居中用事高拱使臺諫交劾保必欲去  
之使所厚語張居正居正陰洩之保保言於皇后貴  
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為功兩宮  
皆錯愕保乃抑科道疏不遽達而擬旨逐拱召諸大  
臣於會極門聽宣詔拱以為且逐保也使使約居正  
入朝居正稱腹疾故徐徐進中官出兩宮與皇帝詔  
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  
名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  
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通  
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驚懼便令回籍間住不許停  
留拱面如死灰汗陡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扶  
出即日出宣武門僦羸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踉蹌  
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為異聞未幾高儀亦病  
死居正為首輔帝賜居正御書大字曰元輔曰良臣

羣臣章疏不敢斥名亦第稱元輔帝手  
詔稱元輔稱太師皆盡古師臣之禮焉

### 擅威福攬事權慨然自任

張居正既登首輔事權獨攬慨然以天下為已任御  
史劉臺劾居正專擅威福罔上行私居正見帝辭政  
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臣之所  
行正威福也將吳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  
耶無以逃專擅之訊伏地不肯起帝下御座手掖之  
曰先生起朕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戍時議藉  
藉居正具疏為解  
免杖奪職為民

### 築河堤蠲積逋利賴民生

先是淮揚諸郡苦水患及陵寢張居正上言故河道  
都御史潘季馴可使帝即其家以原官起用便宜行  
事凡築土隄石隄塞決口建減水閘踰年告成費不  
過五十萬金徐淮間延袤八百餘里兩隄夾峙河流  
其中不致南決又高家堰既塞淮不奔黃浦盡趨清  
口會黃河入海數十年弃地民可耕種居正請蠲積  
逋疏曰百姓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  
不能辦豈能完累歲積逋乎有司往往將今年所徵

抵完舊逋即今歲所欠又為將來帶徵矣乞諭戶部  
覈萬曆七年以前積逋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  
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  
民兩利也帝從之詔下中外大悅

### 勸法祖時納誨贊成君德

居正勸帝力行祖宗法度嘗因講畢言及建文出亡  
詩命錄進覽居正曰亡國事不足觀請錄皇陵碑及  
高皇御製集以上帝覽畢曰朕讀之不覺感泣居正  
曰祖宗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為心乃能永保洪業因  
述聖祖微時事及即位勤儉帝愴然曰朕敢不黽  
法祖然尚賴先生輔導居正勸帝講學親賢愛民節  
用開經筵進講章進帝鑑圖說令翰林官分番入直  
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帝留意翰墨居正以為筆札小  
技非君德治道所係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寶錄分  
創業艱難勵精圖治敬天法祖等四十餘則次第進  
呈居正隨事納  
誨帝嘉納之

### 平都蠻滅羅旁命將知人

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笮開犍為郡其後  
諸葛武侯一討平之其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燹人

屯聚其中時出沒為寇蜀當事者告急居正薦兵部  
右侍郎曾省吾往討之時四川總兵劉顯以閩事為  
言官所持罪且不貸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  
蜀事不效當并閩事治之言者始解顯奮不顧身受  
曾方略凡六越月諸寨悉平擒斬無算俘蠻帥三十  
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而還  
嶺西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  
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徭窟穴其中世宗朝浪  
賊黃德祥等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三朝不可撲  
滅居正舉兵部尚書凌雲翼督師討賊瀕行居正曰  
今五指北三八寨諸徭雖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  
耳凌既至部署十道進破諸巖洞五百六十有四俘  
斬四萬二千有奇拓  
地數百里置郡縣

### 任李戚鎮薊遼邊情指掌

居正以遼東總兵李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冠  
請加顯秩以勵將士封為寧遠伯又以戚繼光為薊  
遼總兵官會遼撫張學顏報稱寇二十萬犯遼東前  
鋒先抵太寧帝憂之居正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  
必無慮既而繼光報諸部解散居正因上邊事疏曰  
遼東告警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報解散臣使人密

偵則把都在巢駐牧所報皆屬虛聲臣不以寇不來為喜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兵部聞報張皇事已又寂無語乞諭兵部語以邊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居正請令夢龍駐永平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既而土蠻犯前屯夢龍成梁擊走之繼光字元敬號南塘登州人謚武毅

### 命佳口視浙師亂戢兵民

時浙兵因減糧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遂倡亂擁撫臣吳善言窘辱萬狀責吳自書脫削狀以庫銀二千作酒食乃縱歸明日二魁陽縛請受法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詞知其狀姑好語撫之而具其事上聞朝廷以御史張佳口往浙視師無何市民變復作有上虞丁仕卿素與杭市大獐相結因夜役不均仕卿語大獐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靡而獨奈我何大獐遂嗾眾奪之亡賴子立響應至千人將薦紳免役者焚其第劫財帛以逞遂破臺使者門佳口方抵嘉禾聞警促駕曰速驅之尚可離而為二也抵臺治事亡賴益洶洶佳口乃從數卒出迎謂之曰汝曹毋

反反則移六師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眾以司夜役告佳口即下令除之眾雖陽散乘夜復大掠佳口乃召文英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壯士故不畏死今市亡賴為亂彼無他勞不可以汝曹例汝為我倡眾捕亂功成詎論贖且有賞即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稱叛卒乎二黠魁踴躍聽命遂前薄亂民大敗於菜市橋褚家堂等處反縛詣臺者百五十人而仕卿在焉訊得倡謀挾刃腰金帛者五十餘人皆梟之餘放歸民亂始平佳口復念悍卒猶未置法乃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於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咸帖然服密廉得倡亂者陳德勝七人曰汝為亂首天子三尺不貸斬之復捕文英廷用至曰汝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又斬之而馳使通赦各營曰天子以爾有功不盡誅今後當盡力為國守禦軍民歡呼浙自是無警矣事聞帝進佳口右都御史

### 十年內好相業史書彪炳

張居正於隆慶元年以禮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四年進少傅六年進少師受顧命萬曆元年位首輔加土柱國太師萬曆十年卒舊史載居正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

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成梁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國富太倉粟可支十年同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從信錄云江陵相才儘好相業可觀惜相量不足耳

### 為奪情跪索刃被議忘親

張居正父喪訃至帝手諭宣慰居正上疏乞回籍守制有旨奪情視事居正再疏乞終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各疏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皆言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大宗伯馬自強曲為解居正跪而以手撫鬚曰公饒我公饒我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為之求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趨出明日四人同受杖遣戍

### 王大臣囑誣拱事由附會

帝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張皇左右執之馮保立鞠之名王大臣問何來曰自戚總兵

所來居正囑保曰戚公方握南北兵禁勿復言可借以除高氏大臣既下厥隨有辛儒者與同寢處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自高閣老所來欲陰行刺即官汝錦衣賞千金大臣如其教厥衛緹騎已集高門矣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曰願以百口保高公吏部尚書楊博曰願相公持公議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取厥揭投博曰是何與我揭有居正竄改歷歷有據四字守禮識居正筆納諸袖曰機密重情不上聞先政府耶居正覺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乃以馮保與守禮及錦衣朱希孝會審忽風霾兩雹不止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乎事無影響而強誣之我輩他日能免誅慘耶天稍朗乃會問厥衛問事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如何打我保問曰誰主使大臣瞪目曰爾使我乃問耶保氣奪強再問何言高閣老曰汝教我我何識高閣老保懼遂罷審密飲大臣生漆酒瘖之高老亦幸無虞將大臣送法司遂處斬

瑣按昭代紀略載王大臣本名龍章竊主百戶章守正金走三屯營投戚總兵軍不中選歸遇賣劍者買劍二刀一比至京竊金盡市劍不售則謀入內府為盜因假內使鞞帽衣服牌總以清晨入乾清宮門值

駕至龍驚走被執詰姓名曰王大臣發廠衛鞫狀得  
刀劍二於衣中自言戚總兵家人受繼光指與客呂  
舉人祖望偕來及逮祖望與對不驗則誣稱高閣老拱令與  
四人其入內府行劫又不驗則誣稱高本者止執其僕  
家人高本李寶同至京及不知姓名內使引入內謀  
為逆及捕拱原籍並無所稱李寶高本者止執其僕  
高來至京與龍質前後所言殊不相覆乃送法司治  
罪刑部郎中鄭汝璧恐龍妄指陰以藥瘖之對狀不  
發一言斬於市是獄也人謂馮保實構之冀以害高  
而江陵以人情不順故申救之高得免禍據此則章  
龍板誣拱賴江陵申救而紀事者以囑除高氏誣江  
陵以密飲漆酒為馮保書之不可盡信如此朱璣曰  
居正與拱權位相軋拱去身為首輔則亦已矣若借  
大臣一案欲殺拱事保此裨官野史曲意附會委罪  
江陵非持  
平之論也

### 因護喪知怒保兩借交傾

太監馮保惟逐高拱一事是其首惡此後頗稱持正  
如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羣臣進頌保曰主上  
幼冲不可以異物啟其好尋以白燕送出保每裁抑  
內使不令預朝事人多恨之帝嘗與小內侍戲保至

即正襟端坐凡有賞賜非出保口無敢受者帝積不  
能平一日垂醉拔劍欲斬之保匿牀下賴太后救得  
免保求去江陵不可乃挾太后命令帝手書悔過詞  
以謝帝益銜之江陵歿始有鋤保意左右知之以告  
御史江東之李植二人猶未敢遽言攻保會帝遣太  
監張誠護居正喪歸誠素見惡於保被斥至是遂撫  
居正交結保狀上聞李植等踵張誠之說劾奏保十  
二罪借居正以傾保亦借保以追論居正帝曰朕待  
此疏久矣安置保於南京於是諸人紛紛報  
復追論居正結保弄權詔奪居正封誥贈謚

### 籍家產搜珠寶滅門同叛

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遼王憲燿淫酗多所陵轍有  
人告王謀反逮訊無反狀坐淫酗錮高牆廢其府居  
正售以為第人竊忌之至是帝從遼府次妃王氏奏  
請籍沒居正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  
詔曰張居正誣蟻親藩箱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  
遼地畝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修  
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  
張書俱發煙瘴地面充軍有司勘其家屬長子欲修  
不勝刑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奏曰居正家產抄  
沒國法已正眾憤已平但其八旬老母衣食不周子

孫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孥之意帝詔有司官保全之時潞王將婚太后言珠寶未備帝曰辦此不難近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今已抄没入官其後竟無所得朱氏曰江陵功在社稷未可誣也及没神宗惑於仇口忘其舊勳籍產滅門視同叛亂是神宗負居正居正不負神宗也

### 惑南臺誣血口大負忠勳

初帝賜居正手敕有精忠大勳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至是惑於讐口如御史羊可弘追劾其歸葬有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識者謂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竈可笑也且世宗自號堯齋神宗亦以命禹意屬諛君亦未可知乃南臺乘隙誣居正欲受禪啓愚為謀主勸進仕途血口洵可畏哉

### 江陵逝初政衰申王寬大

初帝欲營建居正諫止居正沒即興工動費巨萬朝士更易殆盡居宮靜攝不視朝初政遂衰捷錄曰繼江陵者吳郡申時行太倉王錫爵二輔臣務為寬大以悅人心而法紀弛矣臨御久而倦勤生經筵久虛

裡祀屢攝而政事怠矣 時行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謚文定

### 建言臣偏且亂枝節橫生

輔臣王錫爵疏言臣幸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然言太煩則亂太執則偏太深則刻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疏奏如賈豎紛爭雖有讜論亦將格而不入矣閣臣葉向高疏言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藩籬遂樹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朝賢暮否好莠自口皇上無所可否聚之使爭養之使鬩奏牘日多事端日起 錫爵字元馭號荆石太倉人謚文肅向高字量幼號臺山福清人謚文忠

### 立名節攻宰相殊卑國體

時廷臣自負氣節每與政府相抗給事段然首論內閣王錫爵朱賡擅權亂政何士晉論錦衣都督王之楨為輔臣爪牙禮科張鳳彩刑科蕭近高張國儒交章論錫爵賡奸狀俱不報朱璘曰張江陵没後南北臺諫不問是非不問賢否專攻宰相意謂欲立名節當自清宮禁始欲清宮禁當自攻宰相始賢如申文

定王文肅朱文愨直指為權奸部司諸臣明知其誣慮及併噬不敢辨白朝廷亦知其誣避其激聒疏竟留中使言者益橫國體益卑人心風俗愈不可問也

### 爭國本滋激聒立愛疑心

帝恭妃生皇長子鄭妃有寵生皇三子即命進為貴妃給事姜應麟等以鄭妃生次子恭妃誕元子不宜反令居下帝怒謫之諭閣臣曰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朕豈以私意廢公論耶員外沈璟主事孫如法言恭妃育元嗣五年未聞進封所以不能無疑帝亦怒謫之申時行疏請冊立東宮不允於是科道王三餘等各請建儲不報中外謂帝許鄭妃以立愛言者紛紛帝曰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令將三子一并封王以待將來無嫡立長羣臣譁然曰三王並封名分何辨乃攘臂大呼連章累牘曰爭國本緣此迫脅輔臣挽回成命疏請停封祇請皇長子出閣預教帝又欲皇三子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疏爭之閣臣趙志臯張位亦言皇三子決該少遲帝從之兩京九卿科道合辭復請立東宮鄭貴妃弟國泰亦特疏懇請帝諭曰皇子體弱稍俟年月長幼之序豈有搖動鄭妃嘗請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諭卿等知之今

又乘陳奏朕不喜激聒且看十四年至今未有一月一日之不激聒者此輩離間我父子以成已賣直圖報之逆志了乃朕子諸臣以言激朕欲朕之疾劇乎至萬曆二十九年帝從閣臣沈一貫請乃冊立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次子常洵為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後皇后病不起羣情疑鄭貴妃必為后及皇后崩中宮以虛貴妃竟不進位

### 編廢立續妖書憂危竝議

山西按察使呂坤輯閩範圖志一書鄭國泰增入后妃部始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給事戴士衡言坤逢迎掖廷語侵貴妃全椒知縣樊玉衡先請立東宮疏內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語貴妃聞之訴於帝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編成一書名曰憂危竝議內刺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等戚黨疑其書出士衡手承恩疏辨並奏士衡捏造偽書中傷善類目為二衡以激上怒因並遣戍及太子既立又有造妖書云續憂危竝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而立故從官不備寓後日改議之意其特用朱賡賡者更也內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心武則錦衣

都督王之植都督僉事陳汝忠千戶王名世王承恩  
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為之  
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視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  
之事吏科給事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刊其  
書一夕間自宮門至衢巷皆遍及明舉朝失色莫敢  
言朱賡以聞帝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偵  
校塞路大  
開告密

### 得生光方免坐沈郭諸君

先是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相許越奏奎非楚王子  
禮部侍郎郭正域江夏人右宗人正域係閣臣沈鯉  
門生鯉又右正域尚書趙世卿等皆言王非假給事  
姚文尉等疏論正域修怨謀陷王帝以王為真罷正  
域官沈一貫亦以楚宗事恨正域及鯉於是給事錢  
夢臯論妖書直指為正域與鯉所造御史康丕揚起  
而佐之正域方守凍潞河發卒圍其舟捕其僕隸乳  
媪十三人又捕正域舍人毛尚文等拷訊無所得邏  
校且環逼鯉第迫脅不堪時邏織株連長安中無敢  
偶語最後得錦衣百戶崔德緝順天黜生曠生光生  
光性險賊善脅人財遣戍大同赦歸不悛猶脅鄭國  
泰金廷訊時御史沈裕恐無所歸獄厲聲折生光從

重論生光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  
求生遂誣服生光論斬帝加等以謀危社稷律磔於  
市妖書實非生光第其人可死故人不可憐之後中書  
舍人永嘉趙士禎疾篤自言為此肉碎落如磔越  
音低正域字美命號明  
龍沈鯉字龍江歸德人

### 正宮中憂鬱疾風聞臆度

工科王德完疏言道路相傳中宮役使立數人憂鬱  
致疾貼危不保臣得風聞言事蓋孝端皇后撫育諸  
子有恩帝以賢相敬重惟后多病故德完臆度以為  
帝寵鄭貴妃待后衰薄致此疾也帝震怒下錦衣衛

訊

### 忽張差棗木棍面諭慈寧

萬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  
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眾執之皇太子奏  
聞命法司提問巡城御史劉廷元奏犯名張差口稱  
持齋討封迹涉風狂貌似桀黠刑部郎中胡士相等  
審差供被李自強等燒差柴草氣憤來京聲冤從東  
進不識門徑路遇二人言無憑據如何進拿槓子一



條便可當作冤狀差氣忿失志顛狂遂拿棗木棍復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被擒合依宮殿前投磚石傷人律斬立決提牢主事王之案奏臣散飯獄中見張差非風顛人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到京有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說且先走一遭撞著便打殺與我棗木棍領至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官阻住我打倒他老公多遂被縛小爺福大又招有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姓名不說乞敕會問郎中陸大受疏言青宮何地變豈無因內有奸戚二宁帝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行文薊州確查知州具言其發顛始末諸臣皆欲以風顛結案刑部司官胡士相等十八人再審差供馬三舅名馬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是修鐵瓦殿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是住朝外劉成三舅外父常往保處送灰保成和三道等偏著我來說打上宮中見人便打等語給事何士晉言事涉宮闈形見勢逼時語多涉戚臣鄭國泰且侵貴妃國泰出揭自白於是帝幸慈寧宮皇太子侍帝命百官皆前口諭昨有風顛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遂生枝節誰無父子爾等乃欲離間吾父子耶適見刑部問的招情止將本內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處死其餘不許波及一人因執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又以手約

太子體曰從六尺孤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顧問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言之太子曰似此風顛之人決了便罷我不孝之子帝悅連聲重述東宮語因令羣臣出誅差於市會訊保成主使嚴訊不承東宮傳諭從輕擬罪尋斃保成於內庭夏允彛曰挺擊事之案詢差言甚悉舉朝喧然以為國戚有專諸之意而攻東林者云上於貴妃盛時曾許立愛晚愧言之不符因勸貴妃廣修佛事助銀十萬建祠二瑞以為磚瓦多不若置窰自造民居多鬻薪於瑞張差賣田買薪亦市於瑞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瑞被責差以產破薪焚訟又不勝憤憤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斷不可少乃劉廷元輩必斥逐執法者何歟

### 責國泰保疎虞鄭妃泣拜

先鄭國泰具揭自白何士晉復奏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戚兇鋒等語並未直指國泰主謀國泰遽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乞將龐保劉成拷訊如供國泰主謀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

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與國泰約嗣後凡皇太子  
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國泰保管稍有疎虞即便坐  
罪語雖不倫帝亦不問是時貴妃危懼訴與帝命自  
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  
拜且泣帝亦掩泣  
為斃二璫以解

### 據風癩主挺擊易世紛爭

先是薊州知州戚延齡具陳張差致癩始末諸臣據  
為口實以風癩二字定為鐵案矣惟王之案陸大受  
何士晉力主挺擊辭連宮禁及事寢科臣徐紹吉臺  
臣韓浚糾之案特黜為民補士晉於外大受以大計  
黜去嗣是互相攻擊歷泰昌至天啟元年御史魏先  
縉上言張差挺擊之謀打死小爺之逆稍有入心宜  
請劔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偏用之以  
庇奸黨首捏風癩以為張本之案明言入告諸奸恨  
不附已寧寬賊徒而罪之案天啟二年之案又上言  
胡士相主風癩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癩者也先  
允風癩後寬奸宄岳駿聲等同惡相濟五年御史楊  
維垣劾張差一案云君臣之間以理喻不以勢激之  
案誣皇祖負先帝先帝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挺而  
危於之案之一激岳駿聲復申挺擊始末疏入駿聲

起用削之案籍逮訊追  
賊之案竟以重譴死

### 顧憲成倡講學東林黨議

### 從此後相傾軋五十餘春

自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為請內閣申時行  
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錫爵語  
文選郎中顧憲成曰所怪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  
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  
合然時行性寬平所斥旋加拔擢沈一貫既入相以  
才自許不為人下憲成不合遂謫歸講學於東林故  
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  
與政府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  
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是為  
東林黨議之始自是南北科道互相攻訐至不可問  
給事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憲成講學東林遙執  
朝權結巡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等角勝附和  
京察盡歸黨人不報自萬曆二十二年起言官攻言  
官大臣攻大臣更相傾軋垂五十年憲成字叔時  
號涇野無錫人謚端文一貫字肩吾  
號蛟門鄞縣人不揚字叔孝富平人

齊楚浙攻道學當關虎豹

時奏疏一槩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夫  
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  
之名齊黨元詩教周永春韓浚為首燕人趙興邦輩  
附之楚黨官應震吳亮嗣等為首蜀人田一甲徐紹  
吉輩附之浙黨劉廷元姚宗文為首鄉人商周祚董  
元儒輩附之他如劉文炳房壯麗等及南京周達孫  
光裕輩相應和務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因為小東  
大東之說以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諸擁護東宮  
者悉目為邪黨偶一人異議羣起力攻不遂不止大  
僚非其氣類則不得安其位由是天下大權盡歸言  
路帝三十餘年不御朝考選候命者八年不下惟此  
諸人久居要地籠致後進令入其黨銓部大臣非齊  
楚則浙人如趙煥鄭繼之李銓年皆七八十餘他方  
之士不得並進而詩教興邦應震嗣亮廷元宗文勢  
尤張時人稱為當關虎豹天下清流放廢殆盡

厭章疏置高閣一聽沽名

時廟堂水火紛如聚訟帝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  
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即有乘輿亦不動怒曰

不過欲沽名耳

缺大僚都門道九卿無跡

吏部所推內外大僚疏一槩不報葉向高言九卿大  
僚缺乏尚書侍郎共止五人而戶部尚書趙世卿病  
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久病不愈刑部尚書沈應  
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  
尚在供職昨陪祭時眩仆壇中未甦都門道上幾無  
九卿之跡矣連疏請將原推部臣亟賜點用不報復  
請檢發原疏報曰補官  
諸疏候朕詳覽檢發

推選官苦困守長歎河清

時銓臣推舉部堂久不點用大選官員因吏科無人  
掌印不得領憑困守都門六部皆虛曹各邊請餉無  
人發各處解銀無人收頒曆賀冬無人典禮考選科  
道待命八年吏部具題數十上杳無俞旨時有河清  
難俟人壽幾何之歎葉向高言諸人以不用不舍之  
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不能効職下不能糊口年復  
一年徘徊躑躅因乞歸  
疏四十五上乃得請

春獻策位主謀大興礦稅

萬曆二十四年京衛千戶仲春建策請開礦助大工  
命戶部錦衣衛各差官同春開採先是姦人王君錫  
奏開易州礦戶部尚書林材執奏山野之害盜之罔  
寇之數也乃止及新建張位為相主其事謂可益國  
無病民採之使而礦稅始起於是大興開採命太監  
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  
高家領福建楊榮辦雲南邱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  
東郝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  
輝大瑞雜出諸道紛然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東  
有珠權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船成都  
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  
荆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

遣中使肆誅求激變相尋

將諸省稅歸併礦使又命內監王忠稅密雲張燦稅  
蘆溝橋馬堂稅臨清陳增稅東昌暨祿徵鳳廬安徽  
常鎮稅邢隆稅沿江洲田是時礦稅諸瑞橫肆毒虐  
掘墳墓奸子女利有贏縮均派官民責脅誅求人  
痛憤於是馬堂激變臨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  
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

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侍郎  
馮琦上言礦稅之害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  
李鳳釀禍欲割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  
洶矣兩淮以激變劫毀官舍矣遼左以余東翥故碎  
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不報檢討蔡毅中上  
皇明祖訓節略內關礦稅者為註疏二十二卷不報  
三十三年馮琦復言礦稅使出而苦甚於兵稅使出而  
苦甚於礦乃詔罷採礦稅歸有司 馮琦字用蘊號  
琢菴臨  
胸人

已頻年水旱災蟲荒犬鼠

自萬曆十四年水旱迭見四方奏報無虛日北直河  
南山山西山東陝西俱報異常旱災江西福建江南江  
北俱報異常水災廟堂無策惟安撫流移禁戒攘奪  
而已嗣是靡歲不然有歛人汪宗孝夢文皇召使治  
水引見殿上左右以奏牘上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  
我東南百萬民命果於三十六年吳楚汪洋無際田  
廬蕩然無存人相噉食各省連遭荒旱蝗蟲蔽天醫  
日石灰溝天鼓鳴空中有犬形者羣吠有聲又有異  
鼠千萬成羣銜尾渡  
江而南穴處食苗

更兵驕嗜煽叛播上飛文

寧夏夏時拜以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拜雖請老多蓄  
蒼頭軍會洮河告警拜請以所部三千人從征巡撫  
黨馨惡其自薦給以羸馬拜快快去至金城諸鎮兵  
皆出其下賊平馳還遂有輕中外心态睚驕橫馨每  
裁抑之欲坐拜冒糧罪以承恩強娶民女為妾杖之  
二十適鎮兵請冬衣布花月糧久未給先鋒營劉東  
賜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拜遂嗾東賜糾眾入帥府  
白事總兵張維忠不能彈壓擁入軍門殺馨焚公署  
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東賜自  
稱總兵聽拜主謀總督遣標下張雲諭降東賜曰欲  
我降授官世守寧夏不者與套騎馳潼關承恩狗玉  
泉營狗中衛廣武河西望風皆靡齎金帛誘套部著  
力兔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獗全陝  
震動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驕蹇輕縱法所  
居僭飾龍鳳擅用闍寺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姦  
淫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並其母首屠  
其家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  
請勦之蜀人以蜀三面鄰播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  
省會勘逮應龍詣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  
會徵兵援朝鮮應龍願將兵報效釋回遂抗不復出

時照復詣奏闕下巡撫王繼光一意主剿都司王之  
翰軍覆大司馬以倭氛未靖欲緩應龍專事東方乃  
仍論贖輸四萬金革其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應龍  
再及寬政益怙終不悛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僭立巡  
警劫掠屯堡劈餘慶土司毛承雲棺磔其屍又掠大  
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二司徧及興隆偏鎮都司各  
衛圍黃平屠重安司長官張熹家流劫江  
津南川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其勢大熾

逐拜入絕套援功成灌水

大發兵征西夏都御史葉夢熊等分五軍攻之時拜  
自北門出戰欲親往勾套部副總兵麻貴等先登却  
敵逐拜入城先是拜結套部奉河東西地圖套人聲  
言已與時王子為一家至是套部莊禿賴犯定邊小  
鹽池又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檄麻貴偵  
擊別遣董一元乘虛搗其巢貴敗之於石溝旁一元  
搗上味巢斬獲三千級套部驚引去拜援遂絕然每  
攻城皆為砲石擊傷乃因寧夏城築隄長千七百丈大治  
攻決黃河大壩水灌城繞城築隄長千七百丈大治  
船筏攻城決水浸北關城崩因陽調舟筏擊北關承  
恩等果趨北關鑿戰總兵李如松等潛襲南關遂畢  
登承恩謹門斷塹守益固監軍梅國楨使賣油李登

者授劄誘承恩殺東陽自贖承恩與賊黨周國柱殺  
東陽等懸首城上於是如松先登貴等繼之大城悉  
定夢熊在靈州聞之亟令詰旦不滅時氏者服尚方  
承恩方謁國植出參將楊文執之如松急提兵圍拜  
家拜倉皇縊闔室自焚乃從火中斬  
拜首寧夏平捷奏獻俘磔承恩於市

### 劉大刀平播亂黔蜀分城

楊應龍肆逆朝廷因征倭置之應龍督苗兵攻陷綦  
江以綦江之三溪毋渡東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  
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亦無意竟反  
止言爭界負險弄兵冀如往事曲宥帝命總督李化  
龍調川貴湖廣兵分道並發總兵劉綎素有名威名化  
龍委綎專制從綦江連戰破楠木山羊簡台三峴峒  
號奇險賊穆照等盤踞力戰克之應龍子朝棟統  
苗兵數萬迎敵綎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  
悉潰走綎進克九盤八婁山關關為賊前門萬峰插  
天中通一線綎從間道攀籐拔柵入遂屯白石應龍  
決死戰綎追至養馬城連破龍瓜海雲險圍歷海  
龍圍而壘此圍賊所倚天險上固死守綎身先士卒  
進克土城諸軍登圍破大城入應龍同二愛妾自焚  
覓屍出焰中獲朝棟及田雌鳳等播賊平露布以聞

綎功第一劉應龍尸磔朝棟於市分播為二屬蜀曰  
遵義府領州一縣四屬黔曰平越府領州一縣三

### 討關白援朝鮮碧蹄沮喪

倭酋平秀吉薩摩州人僕也始為魚販後統倭渠關  
白信長兵遂居關白職位如大漢大將軍號得主其  
國其主山城君享奉不治事朝鮮金山與日本馬對  
島相望時有倭戶互市知朝鮮王李昖函於酒地備  
吉分遣其渠行長清正率舟師潛渡臨津分陷豐德  
諸郡朝鮮望風潰李昖倉卒棄王京奔平壤倭遂入  
王京剽府庫八道幾盡沒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廷議  
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命宋應昌為經略  
員外劉黃裳贊畫軍前大將軍李如松為東征提督  
師抵平壤鼓行至城下如松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  
等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煙蔽空倭大敗行長遁  
環龍山斬獲及死於火者腥聞十里進復開城朝鮮  
之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倭奔王京王京為  
朝鮮都會咸鏡忠清二道為犄角頗據天險援師既  
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  
輕騎趨碧蹄館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死戰自巳至  
午矢且盡金甲酋前搏如松甚急裨將李有昇以死  
護刃數倭中鈞墮為倭支解會援兵斬重圍入遂潰

而我精銳亦多喪失

### 日本封尉山捷劇演東征

先是朝鮮請援兵書石星募游客沈惟敬入倭關說歸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如松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大捷平壤及碧蹄之敗頓師絕域氣益索乃令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倭果棄王京移釜山浦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來請封貢石星一意主款各路兵盡撤止留劉綎兵防守廷臣交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星令朝鮮疏請許貢保國帝怒羣臣阻撓封貢議遣使東封總督顧養謙奏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有言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證者禮部議關白或另擬二字帝竟準日本王號以楊方亨充正使同惟敬奉冊往封封後方亨報從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不往謝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惟敬續投表文案驗潦草不奉正朔無人臣禮適報清正已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呈帝大怒逮星惟敬按問復議東征以兵書邢介為總督改麻貴為大將軍僉都御史楊鎬為經理主

事丁應泰為贊畫時倭屯尉山貴等攻敗之清正奔島山堅壁不出洋約降緩攻望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以卒三千虛張幟蔽江上經理聞報即奔皆潰棄輜重無算鎬貴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尉山大捷應泰聞敗慙惋詣鎬鎬示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並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驗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飾罪張功帝震怒罷鎬聽勘位削籍一貫會玉熙宮宦侍演東征劇熒惑聖聽帝為之霽顏復召一貫入閣

### 乘歸勢貪天功方纔結局

東征師日久無功朝議撤兵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九月九日死各倭業有歸意貴等因水陸乘勢夾擊倭遁錦山殲焉水為之赤南海蕩平東征始結局焉捷聞題敘功次邢玠加太子太保綎貴四帥加都督蔭一子鎬以前官敘用紀略曰釜山用兵四將軍二十六偏裨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一時文武幾貪天功矣

### 戊午年撫順市覆沒援軍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是年為我  
大清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夏四月遣所部詣撫順市  
潛以勁兵踵襲城陷執游擊李永芳用漢字傳檄清  
河諭北關歸順遼撫李維翰趣總兵張承□移師應  
援承□直前遇伏萬騎突出承□及副將頗  
廷伯游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東西騷動

### 起廢將催紅旗敗徵先識

特起廢將李如柏杜松以如柏總遼鎮兵松屯山海  
關旋詔松與劉綎星馳出關加前遼撫楊鎬兵部侍  
郎經略遼東賜尚方劍帝以援遼兵馬大集經略奏  
報稽延恐師老財匱下廷議大學士方從哲兵書黃  
嘉善兵科趙興邦等發紅旗催鎬進兵時蚩尤旗長  
竟天綎出師日五星鬪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為二  
識者預知  
為敗徵

### 四路兵師期洩盡壞長城

楊鎬登壇誓師分兵四路總兵馬林由靖安堡趨開  
原鐵嶺攻其北杜松由撫順關趨瀋陽攻其西李如  
柏由鴉鶻關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由瞭馬佃趨寬奠  
攻其東期會二道關並進值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

松越五嶺關先期抵渾河既渡遇伏松血戰力竭而  
死渡河之兵無一存者馬林改由三岔堡出邊抵二  
道關遇乘勝來攻遂敗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  
百里克十餘寨入重圍夾攻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  
等並陣歿惟清河一路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  
是役也文武將吏死者三百餘員軍士死者四萬五  
千八百人亡失馬馳甲仗無算報至京師大震撤如  
柏聽勘遣緹騎逮鎬兵科叅看得鎬喪師失地法罪  
難宥而曰未嘗私如柏也曰松故違節制也如柏未  
戰輒逃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如柏身託名  
傳自於鎬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令箭退之耶聞鎬  
將出師松言將領未協未便大舉鎬不聽松乃投揭  
兵部冀緩師如柏於關外邀回重責十棍已含陷松  
之毒矣如柏謂松曰吾以頭功讓汝松賈勇先登不  
知如柏布置姦人為松嚮道誘令入伏如柏先逃望  
援不至碎首淪沒綎亦血戰同時死敵實鎬與如柏  
合謀陷害壞此長城而曰松違節制死不瞑目矣  
如柏雖先雉經尚當蹠斬楊鎬罪在不赦  
音分

### 擢廷弼赴廣寧集兵守瀋



擢大理寺丞熊廷弼為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尚  
方劔經略遼東廷弼即日就道時開原鐵嶺皆陷廷  
弼率八百人抵廣寧受代馳赴遼陽設壇祭撫濤開  
鐵死事軍民先以瀋陽空城難守議守遼陽後以兵  
力稍集乃  
主守瀋陽

### 請帑金十萬兩怎濟軍興

是時調兵十八萬歲需餉銀三百二十四萬運糧車  
三萬七千輛牛七萬四千頭兵部引征倭征播例需  
銀三百萬兩不報朝議請帑金百萬救邊上諭內帑  
空虛止允十萬兩兵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  
門請發內帑乃  
允發四十萬兩

### 若不朝臣不講邊防吏治

帝在位四十八年自張居正沒後靜攝深宮三十餘  
年不一御朝不輕與臣下相接其時台諫頗得吐氣  
然不論邊防不講荒政不求吏治惟以風力搏擊為  
能結黨構難使大臣不樂魏闕而樂江湖邊帥不畏  
強敵而畏言  
路卒至釀亂

### 弛紀綱立門戶禍亂將臨

輔臣葉向高言臣工輯睦共事皇上天下不難治也  
乃藩籬未破攻擊徒煩遂令紀綱為之廢弛邦國因  
而殄瘁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人浙人者門戶一  
分猜嫌四起循環報復禍亂之生將在旦夕漢唐宋  
黨人之禍原與  
國運相終始也

### 貞皇帝剛一月泰昌未改

### 借年號五箇月義重存親

神宗崩太子常洛於八月朔即位詔以明年為泰昌  
元年是為光宗貞皇帝至九月朔剛一月而帝崩熹  
宗立亦詔以明年為天啓元年詔已頒而禮科李若  
珪奏稱先帝雖僅匝月豈可使年號不存今年自八  
月初一日以至十二月終止宜借之先帝俱稱泰昌  
萬曆年號自今七月終止則既不礙萬曆之實數又  
不礙明年之稱元御史黃士彥議先帝以明年為泰  
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以中歲改元使先君不得  
畢其數嗣君不得正其初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之  
議為泰昌之崩而存之也今天啓之明年已定泰昌

二字茫無安頓故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紛  
之議直欲削之夫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  
於親而削之乎熹宗於是詔自本年  
八月初一以至十二月改元泰昌

### 未登極發帑銀首停礦稅

帝未登極先以皇太子令旨將礦稅盡停止收稅內  
監馬堂等俱撤回又令旨發帑銀一百萬兩星夜解  
赴九邊犒賞與脚價五千兩沿途支用不得騷  
擾驛遞其銀毋入戶部差官即發不許遲延

### 起廢臣召舊輔美政宣行

起用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工部侍郎鄒元標大  
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朱一桂並太僕少  
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卿李宗延光  
祿少卿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光等三十三人並起為  
部寺官又諭閣臣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  
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著差官召來  
又磁器屏風織造龍鳳  
一槩罷征皆美政也

### 四美進四肢軟文昇攻泄

帝於八月朔即位尊遺命封鄭貴妃為皇后命禮部  
寺例貴妃進美女四人至初十日帝不豫內醫崔文  
昇下通利藥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牀褥間遂不視  
朝羣臣問安傳諭數夜不得眠頭目眩暈四肢軟弱  
不能動履御史鄭宗周等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  
方之故給事楊連上言賊臣文昇如其知醫則醫家  
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  
於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用藥謬悞若此  
有心則一誤豈可再誤

### 李可灼紅丸藥連進身崩

帝疾大漸連日召見羣臣於乾清宮諭冊封李選侍  
為皇貴妃顧皇太子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因問有鴻  
臚寺官進藥何在方從哲奏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  
臣等未敢輕信命宣可灼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和  
藥進帝飲湯輒喘藥進乃受帝喜稱忠臣者再諸臣  
出宮門外埃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暢思  
進飲食諸臣歡躍而退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輔  
臣迎訊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何狀  
可灼趨進龍馭以卯刻上賓矣

方從哲輕票擬群情騰沸

時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口先帝煩燥火結宜清不宜助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豈不速之逝乎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疏入改票李可灼當先帝病革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而議者蠱起矣於是從哲擬旨下司禮監查明奏處劾奏從哲者益眾從哲上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合張差加弒逆未免深文

御史鄭宗周言崔文昇包藏禍心往歲張差之變今日文昇效尤今不明言正罪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文昇復置不問奸人何所忌而不為也給事惠世揚言文昇輕用泄藥從哲必加曲庇律之趙盾許世子何辭弒君之罪光祿卿高攀龍言文昇故用泄藥是明以藥弒君也往者張差謀逆鄭國泰主謀文昇為鄭氏腹心罪豈在張差下乎禮尚書孫慎行言可灼進紅丸乃從哲所進不知藥物敢突以進春秋許

世子進藥自傷與弒從哲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給事魏大中言可灼之藥不合之文昇不備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方從哲之罪不叅之三案不定都御史鄒元標及科道皆叅劾不已乃下部議尚書張問達等公奏用藥始末臣等共見共聞是時輔臣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輕言但紅丸輕進從哲未能力止至處分票擬則失之輕輔臣自請削奪相應為法任咎可灼應敕法司究問文昇輕進大黃涼藥罪在可灼上矣應逮文昇從重究擬已而可灼遣戍文昇仍發南京谷應泰曰諸臣以攀髯之忠過於騷激無足怪者至以文昇可灼之不慎即比之王莽椒酒梁冀煮餅則深文周内不無傷於好盡矣慎行字聞斯號淇澳武進人謚文介元標字爾瞻號南臯吉水人謚忠介

李選侍門幔中求封要挾

初光宗不豫傳諭禮部封選侍李氏為皇貴妃後召見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速封選侍語未既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翌日上崩後都給事楊連疏選侍移宮始末內云臣蒙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一語憶先帝憑几之言間及選侍選侍忽從門幔中手

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云要封皇后夫君臣正相引  
痛之時忍於要挾求封一旦事權在握豈僅僅虛名  
足稱其  
意乎

### 擁嗣君入慈慶宮避乾清

光宗崩給事楊漣語尚書周嘉謨等曰選侍非可託  
少主者急宜請見嗣君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為是漣  
遂先諸臣排闥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選侍阻於煖  
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給選侍抱持出諸臣即叩  
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請詣文華殿王安  
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  
進忠傳選侍命名還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  
漣叱之共擁至文華殿禮見畢請即日登極不允諭  
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曰乾清宮未淨殿  
下請暫居此皇長子首肯及移宮後外廷乃有蜚語  
皇長子特諭廷臣內云朕至乾清宮丹陛上選侍使  
李進忠來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  
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躬視入殮又阻朕於煖閣  
若避宮不早則盈虛在手朕不知如何矣  
一燝字  
貞曰南  
昌人

